



《流言》之后张爱玲散文完整收录

全本彩色版《对照记》  
首度出版

唯一  
合法授权  
合法销售  
简体版

此批幸存的老照片，不但珍贵，而且颇有味道，是文字以外的“余韵”。

捧在手中一页页的掀，如同乱纹中依稀一个自画像：稚雅，成长，茂盛，荒凉……

——著名作家 李碧华



张爱玲 (1920~1995)

张爱玲集  
对照记

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 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## 目 录

- 1 对照记——看老照相簿
- 83 《亦报》的好文章
- 85 《小鹿》译后
- 87 《爱默森文集》译者序
- 90 《老人与海》译者序
- 92 忆胡适之
- 105 谈看书
- 149 谈看书后记
- 180 《张看》自序
- 185 关于《笑声泪痕》
- 189 对现代中文的一点小意见
- 199 信
- 201 表姨细姨及其他
- 207 谈吃与画饼充饥
- 227 国语本《海上花》译后记
- 248 《海上花》的几个问题——英译本序
- 252 “嘎？”？
- 258 草炉饼
- 262 笑纹

- 265 四十而不惑
- 266 忆《西风》——第十七届时报文学奖特别成就奖得奖感言
- 269 一九八八至——？
- 275 编后记

# 对照记

## ——看老照相簿

“三搬当一烧”，我搬家的次数太多，  
平时也就“丢三腊四”的，一累了精神涣散，  
越是怕丢的东西越是要丢。  
幸存的老照片就都收入全集内，  
藉此保存。

【图一】 左边是我姑姑，右边是堂侄女姐儿——她辈份小，她的祖父张人骏是我祖父的堂侄。我至多三四岁，因为我四岁那年夏天我姑姑就出国了，不会在这里。我的面色仿佛有点来意不善。



【图一】

【图二】 面团团的，我自己都不认识了。但是不是我又是谁呢？把亲戚间的小女孩都想遍了，全都不像。倒是这张藤几很眼熟，还有这件衣服——不过我记得的那件衣服是淡蓝色薄绸，印着一蓬蓬白雾。T字形白绸领，穿着有点傻头傻脑的，我并不怎么喜欢，只感到亲切。随又记起那天我非常高兴，看见我母亲替这张照片着色。一张小书桌迎亮搁在装着玻璃窗的狭窄的小洋台上，北国的阴天下午，仍旧相当幽暗。我站在旁边看着，杂乱的桌面上有黑铁水彩画颜料盒，细瘦的黑铁管毛笔，一杯水。她把我的嘴唇画成薄薄的红唇，衣服也改填最鲜艳的蓝绿色。那是她的蓝绿色时期。

我第一本书出版，自己设计的封面就是整个一色的孔雀蓝，没有图案，只印上黑字，不留半点空白，浓稠得使人窒息。以后才听见我姑姑说我母亲从前也喜欢这颜色，衣服全是或深或浅的蓝绿色。我记得墙上一直挂着的她的一幅油画习作静物，也是以湖绿色为主。遗传就是这样神秘飘忽——我就是这些不相干的地方像她，她的长处一点都没有，气死人。



【图二】

【图三】在天津家里，一个比较简朴的半旧花园洋房，没草坪。戴眼镜的是我父亲，我姑姑，余为我母亲与两个“大侄侄”，妞儿的弟兄们。

我母亲故后遗物中有我父亲的一张照片，被我丢失了。看来是直奉战争的时候寄到英国去的，在照相馆的硬纸夹上题了一首七绝，第一、第三句我只记得开首与大意：

才听津门（“金甲鸣”？是我瞎猜，“鸣”字大概也不押韵。）

又闻塞上鼓鼙声

书生（自愧只坐拥书城？）

两字平安报与卿

因为他娶了妾，又吸上鸦片，她终于藉口我姑姑出国留学需要女伴监护，同去英国，一去四年。他一直催她回来，答应戒毒，姨太太也走了。回来也还是离了婚。她总是叫我不要怪我父亲。



【图三】

【图四】我喜欢我四岁的时候怀疑一切的眼光。

我母亲与姑姑去后，舅大侄侄与她众多的弟兄们常常轮流来看我和我弟弟，写信去告诉她们。

不光是过年过节，每隔些时老女仆也带我到他们家去。我弟弟小时候体弱多病，所以大都是我一个人去。路远，坐人力车很久才到。冷落偏僻的街上，整条街都是这一幢低矮的白泥壳平房，长长一带白墙上一扇黝黑的原木小门紧闭。进去千门万户，穿过一个个院落与院子里阴暗的房间，都住着投靠他们的亲族。虽然是传统的房屋的格式，简陋得全无中国建筑的特点。

房间里女眷站起来向我们微笑着待招呼不招呼，小户人家被外人穿堂入户的窘笑。大侄侄们一个都不见。带路的仆人终于把我们领到了一个光线较好的小房间。一个高大的老人永远坐在藤躺椅上，此外似乎没什么家具陈设。

我叫声“二大爷”。

“认多少字啦？”他总是问。再没第二句话。然后就是“背个诗我听”。“再背个”。

还是我母亲在家的時候教我的几首唐诗，有些字不认识，就只背诵字音。他每次听到“商女不知亡国恨，隔江犹唱后庭花”就流泪。



【图四】

他五十几岁的瘦小的媳妇小脚伶仃站在房门口伺候。他问了声：“有什么吃哒？”她回说：“有包子，有盒子。”他点点头，叫我“去玩去”。

她叫了个大侄侄来陪我，自去厨下做点心。一大家子人的伙食就是她一个人上灶，在旁边帮忙的女佣不会做菜。

“革命党打到南京，二大爷坐只箩筐在城墙上缒下去的，”我家里一个年轻的女佣悄悄笑着告诉我。她是南京人。

多年后我才恍惚听见说他是最后一个两江总督张人骏。一九六〇初，我在一个美国新闻记者写的端纳传（《中国的端纳》，*Donald of China*）上看到总督坐箩筐缒出南京围城的记载，也还不十分确定是他，也许因为过去太熟悉了，不大能接受。书中写国民政府的端纳顾问初到中国，到广州去见他，那时候他是两广总督。端纳贡献意见大发议论，他一味笑着直点头，帽子上的花翎乱颤。那也是清末官场敷衍洋人的常态。

“他们家穷因为人多。”我曾经听我姑姑说过。

仿佛总比较是多少是个清官，不然何至于—寒至此。

我姑姑只愤恨他把妞大侄侄嫁给一个肺病已深的穷亲戚，生了许多孩子都有肺病，无力医治。妞儿在这里的两张照片上已经定了亲。



【图五】我弟弟这张照片背面印着英文明信片款式，显然是我母亲在英国的時候拿去制成明信片。这一张与她所有的着色的照片都是她自己着色的。



【图六】我们抱着英国寄来的玩具。他戴着给他买的草帽。